

# 怀念一位老友

□ 朱晓奎

称 老友,是因为年龄的原因。我们是怎么认识的,实在是记不清了。那时我十八岁,在县城中学读高三。而他已四十多岁,在我们学校大门旁边开了一家早点店,专卖面食。

因为不喜欢学校食堂的早饭,一般都是在早点店里买一点吃的。我记得尝了几家之后,感觉他那里要干净一点,所以每天早上都去他的店里,要4个包子,坐下来吃。他会免费送我一碗开水。几乎成了一种习惯。

他很高大,也很胖,但很随和,是表面严肃、内心慈祥的那种。

不知怎么地,就和他一家人混熟了。混熟了之后,我的生活就方便了很多。他的店有个后门,离学校食堂很近,我就把餐具寄放在他店里,中午晚上放学先到他店里,拿着餐具去食堂买饭,然后再到他店里坐着吃。有时候赶上他们也在吃饭的时候,他会给我夹一点菜。

早点店一般都是从早晨忙到中午,午后基本上就是

休息了。所以每次我坐在他店里吃晚饭的时候,他都要过来坐在我旁边,跟我聊天。

他是家里的精神和经济支柱,很会享受生活,他每天中午和晚上都要喝点白酒,菜却不挑剔。在他那里,我学会了“三鲜汤”的做法,就是在碗里放点盐,再滴上几滴猪油,撒上几粒葱花,然后用开水一冲,一碗“三鲜汤”就成了。那一年,我喝了很多次这种“三鲜汤”,在那个肚子里缺少油水的年代里,这种汤,显然就是美味佳肴。

上大学前没来得及跟他告别,到学校后给他写了一封信。他在信里把准备好的赠言抄给我,现在还清楚记得他在赠言里用了“我们的友谊”这个词。我看了,先是好笑,继而是感动。一个到中年的饭店老板,与我这样一个穷学生谈友谊,图个啥……

毕业我到合肥上班,就很少能够去看他了。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。那年我妹妹到县城去高考,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得知这一消息的,一直守在自家店门

口不停地问路过的考生,问她们从哪里来,是不是我的妹妹。最终居然真让他找到了我妹妹,请她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,并一再叮嘱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尽管找他,他说我是你哥哥的朋友。

后来他搬离了县城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继续他的面点生意,便失去了联系。

那一年的五一,我开车回故乡。忽然很想他,然后按照他过去给我介绍的他的原籍一路找过去,在镇上第一家商店门口下来问店主,知不知道这个人。店主说你问巧了,他是我乡下侄子的岳父。我很振奋,感觉重逢就在眼前了。然而,店主接下来的话让我手脚冰凉。店主说他已经去世了,因为胃癌,一年前走的。

到今天,每每想起他来,感觉还像是昨天,那么鲜活的形象,仍然在眼前忙碌。我始终想,世上这样纯洁的忘年交友谊是很少的,我珍惜和怀念这份感情,更加怀念我的这位老友。

## 挤 暖

□ 王富强

童年时候有许多的娱乐游戏,虽算不上经典,但亦乐在其中。

每到冬季,寒冷的日子以极其柔缓的节奏,在人们面前一点点地流逝,仿佛要让每个人都真切地体验到寒的感受冷的滋味。

那时物质生活太差了,温饱问题时常困扰着人们,食不果腹,难免寒意渐生;穿着简陋,哪能抵御刺骨的风寒;就连乡村小学的教室也尽显颓败,窗户上的玻璃残缺不全,只好用塑料薄膜覆盖,轻轻触碰就破了;木门中间是一条条能钻进苍蝇的缝隙,靠底部还少了一块木板。在这样的教室里坐四十五分钟,有时冻得手脚都不听使唤。

乡下的孩子自有一套对付冬天的办法。女生从家带个小火球,黄泥烧制,里面装上几根烧好的木炭,四周用柴灰包裹,一点点地散发热量,手冷焐手,脚冷焐脚。但男生怕麻烦,情愿甩手挨冻,也不愿带个累赘。于是,他们就参加简单快捷的挤暖游戏。

下课铃声一响,大家纷纷跑出教室,寻找能挤暖的地方。背风向阳的墙面是大家相互抢夺的地盘,身高力壮的同学抢先靠在墙中间,只要有两个人就相互挤,看到这情景同学们立马跑过来加入其中,根据个人意愿选边站队,在无序的状态下,大家有说有笑地挤在一起,结局不分胜负,感觉快乐就行。

如果把挤暖当成比赛的话,那就事先把人员平均分配好,高矮个子略作搭配,大家分成两队相互挤。

领头的人口喊号角“一二”,后面的人马上附和道“嗨吆”。大家像两条较上劲的小牛犊,谁也不服输。中间有人被挤出队伍,回到开头的地方再挤,如此反复循环,大家的身体在你推我揉中相互创造热量,一个个脸色红彤彤的,更有甚者额头上还冒出汗来。

还有一种挤法:一个人站在墙角处,双腿站成弓箭步,做出力挡千军的架势,手臂一挥示意大家来挤,一旦没有人搭理他,便开始做出挑衅的动作发出挑衅的语言:你们有本事来挤我啊。气得大家一呼而上,把他死死地挤在墙角不能动弹,只听到他“哎哟,哎哟,别挤了,别挤了”地央求大家。可惜已经被挤得严严实实,风进不来,气也出不来,感觉整个人快要窒息了。

不知是谁第一个“发明”了挤暖,这项最原始的取暖游戏,除了带来无限的乐趣外,还带来了适度的运动,短短的几分钟,顿时让身体里的卡路里燃烧起来,浑身上下回荡着一股暖流。

但挤暖的时候,也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。某个男生一天到晚都拖着长长的鼻涕,打眼一看就是一副邋邋相;或是长时间穿着一身油垢发亮的衣服,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。每当有这样的人挤在身边,就像一盆冷水浇在你迸发的热情上,大家都尽量敬而远之。

回不到儿时的岁月,但可以回味儿时的记忆。曾经我们都挤过,那是抱团取暖,不是相互挤兑。我们怀揣着一颗纯洁懵懂的心,把奇寒透骨的冬天挤走,让春暖花开的日子早点到来。

## 母恩难忘

□ 方观毅

我 的母亲是一个大字也不识的典型的农村妇女。父亲老实巴交,在我的记忆中,家中的所有人情往来、茶米油盐、里外应酬、孩子衣食,都是母亲支撑。父亲是一概不问。

三年自然灾害过大荒,我们全家没有一个人饿死,算是奇迹。这,全靠母亲,才能幸免。母亲安排父亲随村里人一起到黄花寨大山里去挖葛根。天还没有亮,母亲起来给父亲准备好开水、南瓜饼做干粮,霜色惨白,四周沉寂,目送父亲和大伙儿上山。一直到暮色沉沉,父亲他们才有气无力地挑着葛根回家。顾不上休息,母亲连夜将葛根切碎、捣烂、过滤、沉淀。第二天早上,我们就能吃上白白的葛粉粥。然后,母亲带领我们兄妹,随着村里的妇女,到附近粮站的河湾,从粮站加工厂倒掉的稻壳废堆里,用筛子筛,用手扒,筛出星星点点的碎米粒,筛出相对细点的米糠,拿回家做糠馍馍。秋天,母亲在田里种上很多的白菜。说来奇怪,那一年的白菜长得特别好,将近一亩的白菜,远远望去,就像绿色的毡子。母亲把白菜掺和着米糠,做出的馍馍就不会难咽。由于母亲会做针线,就种了很多做麻线的苕麻。在饿急的情况下,这苕麻根烧了以后,味道就像今天街上的烤红薯,又面又香。

可想而知,母亲为了我们度命,让我们平安地活下来,在当时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啊!

为了我们读书,母亲忍辱负重,含辛茹苦。记得有一次学校老师来我家家访,告诉母亲,我的成绩优秀,要好好培养之类的话。母亲很高兴,脸上露出少有的笑容。晚上,留老师在家吃饭。母亲在灶台上炒菜,突然,从屋顶上掉下一只很长很长的蜈蚣,正好落在母亲的手背上,把母亲的手咬了,一会儿,手肿起来,像面包。我们慌了,母亲生怕坐在堂屋的老师知道会走掉,忍着剧痛,坚持把菜烧好,服侍老师吃完饭,才去买药。

那时,初中上高中不是靠成绩,而是凭出身好坏。我家就因为父亲曾当过伪甲丁,母亲进过斗私批修学习班,而没有被推荐上高中。眼看开学了,别人的孩子上学了,我却在家。母亲急了,四处托人,走后门。但都没有人帮忙。最后,母亲找到了学校老师,老师很是同情,写了一封信,让母亲交给高中的校长。母亲让我带着这最后的一线希望,带着老师的联名推荐信,冒着大雨,摸到吴店高中。但是,校长害怕犯错误,也不敢收我。最后,我就趴在教室窗子外面听课,同学们打饭给我吃。坚持了一个星期,班主任被感动了,没有办法,就让我进了教室。校长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就这么上了高中。

2001年4月9日,我在县城开会。接到二弟电话,说母亲病重,快不行了。等我连夜赶到家中时,母亲已经落气。母亲走了,走得那么急,那么快,那么突然。“树欲静而风不止,子欲养而亲不待”,我拿什么去感恩啊!

## 麦秸垛的故事

□ 唐风

麦 秸垛是生产队的宠儿。

生产队时期,村里青一色的茅草房,一年下来,茅草房历经风刮雨淋,麻雀掏窝,老鼠打洞,已经破烂不堪了。麦秸是修缮茅草房的好原料。队长是我本家的二爷,傍晚,飞鸟归林的暮色里,社员们三三两两找二爷商量用麦秸修缮房屋的事。社员们把烟卷儿送进二爷的嘴巴里,二爷忽明忽暗地抽着,有时应接不暇,二爷的耳轮上夹着一两支烟卷。过足了烟瘾的二爷很是慷慨,有求必应,麦秸垛像一座取之不尽的金矿。

秋季,秋雨连绵,潮湿的秸秆很难点燃,每到做饭时,女人们挎着鸭蛋篮儿拽些麦秸做引火草。麦秸垛旁,各家女人有着意想不到的相遇,各自说着自己家里鸡毛蒜皮的琐事,麦秸垛旁逗留片刻,恋恋不舍地各自回归自己家里。随之,家家户户的风箱声像荷塘里的蛙鸣响成一片,白莲花似的炊烟袅袅娜娜,柔柔软软,小村像一幅水墨丹青画。

麦秸垛的主要消耗者是牲畜。

牲畜是一年劳作的有功之臣,庄稼人像怜惜自己的孩子一样善待它们。秋季过后,青草像逃亡一样的消失了,牲口主要吃食麦秸。麦秸太长,牲口不可直接食用,必须用铡刀铡成一寸长的小段。铡麦秸是分寸感极强的农家活,需要二人默契的配合,一人把麦

秸归拢成板砖一样的方块儿,双手掐紧,很有节奏地送进铡口里;另一人,抬起铡刀飞快地起落着。掌握铡刀的人有力气就行,往铡口送麦秸的人手指弯曲着,万不可掉以轻心,稍有不慎会有断指之险。

我很想学习这门农家绝技,与往铡口送麦秸的二爷调换了位置。我躬身收拢着麦秸,冷不防,头上飞来重重一巴掌,扭头一看,是母亲。母亲文文静静,识书达理,从不在众人面前高声呵斥我,这一巴掌打得我半天回不过神来。我至今回忆起来,母亲这一巴掌打得亲切。

铡麦秸时候,我与二爷用木杈很细心地把麦秸翻挑抖落一遍,因为麦秸里夹杂些零散的麦粒儿。进入冬春季节,小麦尤为珍贵了,一场麦秸铡下来,会有四五斤小麦的额外收入,这是我们很欢喜的事情,就像池塘里汲完水逮住的小鱼儿。望着这些麦粒儿,一下午的劳作便觉得饥肠辘辘了。那时候,有做“麦换馍”的生意人。所谓的“麦换馍”,也就是生意人蒸好馒头,走村串寨地叫卖,大约是一斤二两小麦兑换一斤馒头,有了这些麦粒儿,我与二爷巴望着“麦换馍”的生意人走过来。暮色笼起的雾霭里,“麦换馍”生意人的身影很模糊,他们臂弯里盛着馒头的白亮亮的柳条笆斗却像一盏灯。

麦秸垛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,我记忆的河床里,麦秸垛像经年往事的漂浮物,古朴如昨……